

百味人生

高原军嫂

刘云燕

那年夏天，我随着爱人去格尔木看望他的老战友耿团长。战友情，兄弟情。我们一路上，格尔木的战友就频频来电。当我们经过万丈盐桥，到达格尔木时，耿团长已经站在部队门口迎接我们了。

他带着我们进入“高原铁军”的部队，一直走到家属院去。他的爱人和女儿，迎在家门口，家里早已摆上了新鲜的水果和青海的老酸奶。耿团长的爱人是甘肃人，人长得很漂亮，在家带着幼小的女儿。也许都是军嫂的原因，我们尽管第一次见面，却有些自来熟。

“格尔木气候好干燥啊。你习惯吗？”我问嫂子。嫂子说：“刚来的时候，还真不行。慢慢地就习惯了。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这个家。他工作忙，部队管得也严，经常还要上高原。”我感叹说：“是啊，也挺不容易的。”

“其实，我俩都是报喜不报忧的人。生活中，我或者孩子遇到什么事儿，我都不让他分心。半夜里，孩子病了，我背起孩子就走，然后守上几天。如果是自己病了，我自己去医院。但是，我从来不告诉他。他上高原，一走很多天，自然条件恶劣，不能分他的心。”嫂子接着说。

“不过，老耿也是这样。在高原上，无论遇到什么事儿，他都不会挑开心的事给我说。经常他会告诉我，他在哪里遇到了什么美丽的风景。或是和藏族同胞成了好朋友。可是，我事后才会知道，他们的车子坏在了唐古拉山，他留下来，整整一夜，严寒和高反，他要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。这些他却从来只字不提。我都是后来听别人说的。”

这时，耿团长凑过来对我说：“我们不错了，很多军嫂即使来了格尔木，也未必见得到爱人。很多战友常年驻守在诸如唐古拉、沱沱河，离格尔木几百公里。而且那里自然条件更加恶劣。他们只能靠电话沟通。”

晚上，我们在附近的一家羊肉馆小聚，耿团长叫来了他的一个好战友。这位战友和爱人都来自四川阆中，一个风景极美的古城。当说到家乡，那位军嫂美丽的面庞上，表情更加灵动起来。“我的家乡好美啊，美食、美味、美景，气候温润。人们喜欢在午后，安安静静地喝杯茶。那种时光，真巴适！”我好奇地问：“那你来这里多苦啊？”军嫂笑说：“在这里，我们来了，一家三口就可以团圆了！”

耿团长说：“其实，部队里更多的军嫂，因为高原条件的限制，留在了家乡，从事着自己的职业，照顾着双方的老人。尽管《十五的月亮》那首歌很少被人唱起了。但是，那种情，依然在。”

望着这几个铮铮铁骨的汉子，他们面对即使最艰难的挑战也未曾落泪，却会在爱人遇到困难，自己无法陪伴时垂泪。他们很多人见不到孩子出生的第一面。或者见过第一面后，第二次见面时，孩子已经牙牙学语。

我终于读懂了那些有着崇高信念的军人，在他们如“铜墙铁壁”的背后，是一群女性，她们深爱着高原的兵，对高原上的人有着最柔软的牵挂和惦念。高原军嫂们，她们挚爱着高原的湖泊，高原的雪山。可是最爱的，还是那些热血的汉子，那些高原汽车兵！



青青牧场。

汤青摄

故园情思

知了在河边的柳树上声声叫沸了夏天，我和庄子里的小伙伴，背着腰篮，结伴到河湾里捞野菜，作为饲料喂猪。

这是夏天里我最喜欢做的事。太阳烤在后背上，像是着了火。河水清凉，野鸭在河湾里扎猛子。我也一个猛子扎下去，背上的“火”立即熄灭。河湾里的水生野菜真多，水葫芦、苇子、菱角菜，或疏或密，一拽一大抱，拖到岸边，沥去水分，等待装篮。

而我们最喜欢的，是菱角菜。远远的，看到水面上举起一杆杆枝浅黄或粉白的小旗，样子有点像空心菜的花朵，我猜想是菱角花。游至跟前，果见水面漂着菱角菜，青绿色扇形叶片，叶柄上鼓出个气囊，如青枣，如鱼鳔，辅助叶片浮在水面上。随手一捞，藤上生着细羽状根须，毛茸茸的，乍看以为是青苔。翻开叶片，看到青白色菱角，如幼儿紧握的拳头，如新包的饺

亲情故事

父母住在农村老家，大半生与庄稼打交道，2014年之前，从未到外地旅游过。

我和妻子都在单位上班，除了法定节假日，也很少有空陪伴父母。去年，单位严格落实年休假制度，我和妻子合计分两次请假，每次一个星期，陪父母出去旅游散心。

为了能让父母顺利跟我们出行，我们提前回老家和他们商量。一听说要旅行，父母连连摆手，以各种理由推辞。我知道，父母是舍不得花钱。“您二老放心，这次旅游是单位资助的，不要我们出一分钱。”妻子笑着说。反复劝说后，父母才渐渐松了口气，答应我们一起旅行，前提是别乱花钱。

“什么单位资助我怎么不知道。”我小声问妻子。妻子把我拉到一边说：“你工作之余挣的那些稿费，正好资助我

百姓记事

那年七月，根据市政规划，我们家附近要修地铁，而且还拟建一个大型枢纽出站口。

动迁开始后，开来大型机器设备，还有浩浩荡荡的几百号农民工组成的旧建筑物拆迁队伍。工地上尘土飞扬。机械拆剩下的残墙断壁，再由农民工挥舞着铁锤猛砸。

骄阳似火，天气已进入“烧烤”的模式。为赶工期，拆迁现场一片忙碌。轮到短暂的休息，歇下来的农民工蓬头垢面，脸上、身上全是汗水。他们有的躲在遮阴处；有的摇着破草帽扇风；有的咬着干裂的嘴唇，对着自来水管喝起来。

看到这情景，老父亲心里很有触动：施工方太没人情味了。大热天，连个茶桶也不备，农民工的劳动条件太艰苦啊！

老父亲匆匆赶回家，把他为农民工送水的初衷跟母亲和盘托出，想在工地附近的树荫下开个免费的茶摊。退休后，老父亲更是有大把的空闲时间，他们的养老金也能“挤”出一些来。

老父亲道出想法，心地善良的母

菱角菜

疏泽民

子，如启封的元宝，透着一股新气和喜气。青色菱角苦涩，人不了口。我们就找紫红色菱角，摘下来在水里洗一下，轻轻咬开菱壳，肉质鲜嫩爽口，还能嚼出淡淡的奶香。而黑褐色的菱角，咬不动，还容易扎破嘴唇，就摘下来，用小网袋装着，带回去煮熟了吃。

捞水生菱角菜，不仅能消暑，还能解馋，享受野生菱角的美味，到现在想起来，还口舌生津。

拉回来的菱角菜喂猪，未免奢侈。夏季炎热，菜园里蔬菜长得慢，饭桌上可供佐餐的蔬菜并不多。母亲和姐姐拿来竹篮子，坐在矮凳上，拣摘菱角菜。摘下菱叶，掐去叶片和气囊，留下山芋藤似的叶柄；扯一根菱藤，捋去绒毛状根须和老根，留下藤梗，洗净，这些就成了菱角菜的食材。

菱角菜最适宜鲜炒。将洗净的菱角菜放入开水中焯一下，捞出来挤去涩水，切成小段。往铁锅内倒入少

许植物油，烧至八成热，倒入切碎的姜、蒜、辣椒爆香，再倒入菱角梗翻炒，加少许盐，两三分钟后出锅盛盘。黄褐色的菱角菜，或青或红的辣椒丝，配上嫩白的蒜瓣点缀其中，看着让人眼馋。撇一筷头入口，清甜爽辣，下火除热，越嚼越香。

摘下的菱角菜一时吃不完，还可以腌起来储存。留到腊月或正月里过年，当作招待客人下酒或吃稀饭佐餐的咸菜。

再次见到菱角菜，是四十多年后——今年夏天的一个周末，我随朋友到阡区的登字家庭农场，那里有几百亩莲藕种植基地，其中几十亩池塘里种植了大片水菱。主人采摘了菱角，鲜炒了菱角菜招待我们，又将菱角菜分拣出来，装在几十只大号塑料袋里，赠给前来参观的游客。

四十多年弹指一挥间，我又一次吃上了菱角菜，尝到了水乡的味道，童年的味道，犹如畅饮一杯冰啤，心头自有说不出的清爽。

父母在，共远游

赵自力

们旅游。”我和妻子相视一笑，便开始准备行李了。

老家尽是山，所以我们就选择去看海。我们坐高铁到青岛，父母一路上有说有笑像孩子一样兴奋。一到目的地，父母看到海边碧波荡漾，海鸥盘旋，非常高兴。我帮父母穿上泳衣，牵着他们的手走到海边，从未游过泳的母亲小心翼翼尝试往水里走，在水中熟悉后，她立即变得兴奋起来，泡在海水里，很久都不愿出来。父亲更是有趣，总想品尝海水的味道，还一个劲儿地说“真是奇怪，同样是水，海水怎么这么咸。”父亲还跟母亲打趣说：“把海水带点回去，用它煮菜连盐都不用放了。”全家人笑得人仰马翻。

游泳后，父亲牵着母亲在沙滩上行走，看着孙子提着小桶，到处找贝壳和螃蟹，看海水冲刷着刚刚踩的脚印，满脸的幸福和喜悦。

从那次以后，我们经常带着父母去旅行，北京的故宫、上海的东方明珠塔、深圳的世界之窗、武汉的黄鹤楼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。我们一起坐黄包车、地铁，品尝过肯德基的汉堡，也吃过哈根达斯冰淇淋。每到一個地方，我都会带父母尝尝当地的风味特色小吃，舌尖上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。

父母把我们旅行时的照片都存在了手机里，还把自己认为好的照片洗出来挂在墙上。母亲说，农闲时，她就跟父亲看看那些照片，回忆那些旅行时留下的美好回忆。我想，父母在看照片时，脸上一定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父母在，共远游，哪怕一年去一个地方，这既是一种陪伴，也是一种孝顺。父母陪我们长大，就让我们陪他们慢慢变老。

小河

文博

有时候，心里沦陷在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中

它们如腐烂的物体

逐渐把我的心湖沼泽化

心情阴暗烦躁

此时，我常想到村边的小河

弯曲狭小的河床

包容了无数的流沙和淤泥

遇到礁石

就柔软漫过或绕路前行

一边静静滋润田野

一边流向大海

我羡慕这轻松流畅的状态

多想在我心里烂腐的沼泽地里

开凿出一条潺潺的小河

冲开淤堵在心中沙泥

无论遇上我喜欢的或不喜欢的

事物

都泰然自若

如小河一样坦荡、安静、宽容

又像浪花一样，面对礁石

淡然盛开

任其拍打我起起伏伏的人生

向着目标，不改初衷

不急不缓地流淌



7月30日，俯瞰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横溪镇乡村田园，风景如画。近年来，仙居县坚持党建引领，构建生态环保现代农业产业体系，持续推进农田水利建设，形成产业兴旺、生态优美、生活富裕的美丽新农村，助力农民共同富裕。陈月明 摄